



(1918—2000)

緬  
北  
之  
戰

黃  
仁  
宇  
全  
集

第  
十  
二  
冊



(1918—2000)

黄仁宇全集  
第十二册  
缅甸北之战

第  
十  
二  
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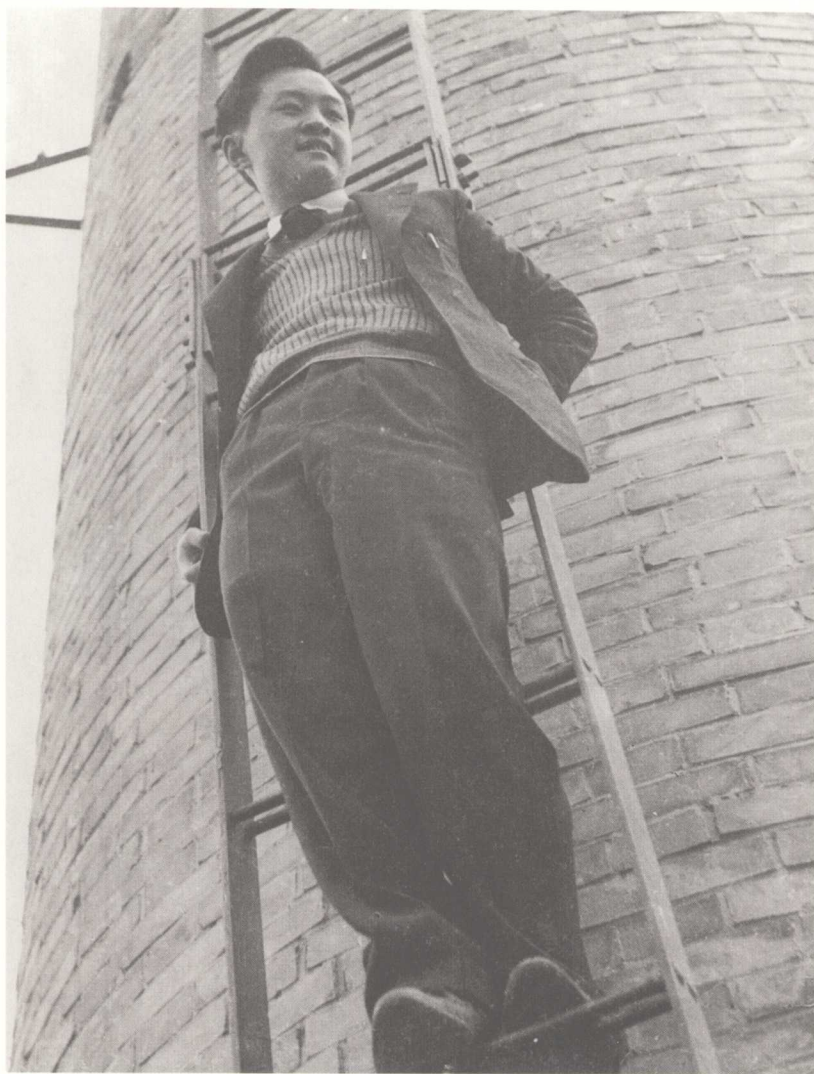
缅北之战 / (美) 黄仁宇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7

(黄仁宇全集; 12)

ISBN 978-7-80195-659-0

I. 大… II. 黄…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美国—现代②国民党军—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史料 IV. I712.55 E29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599 号



1937年，黄仁宇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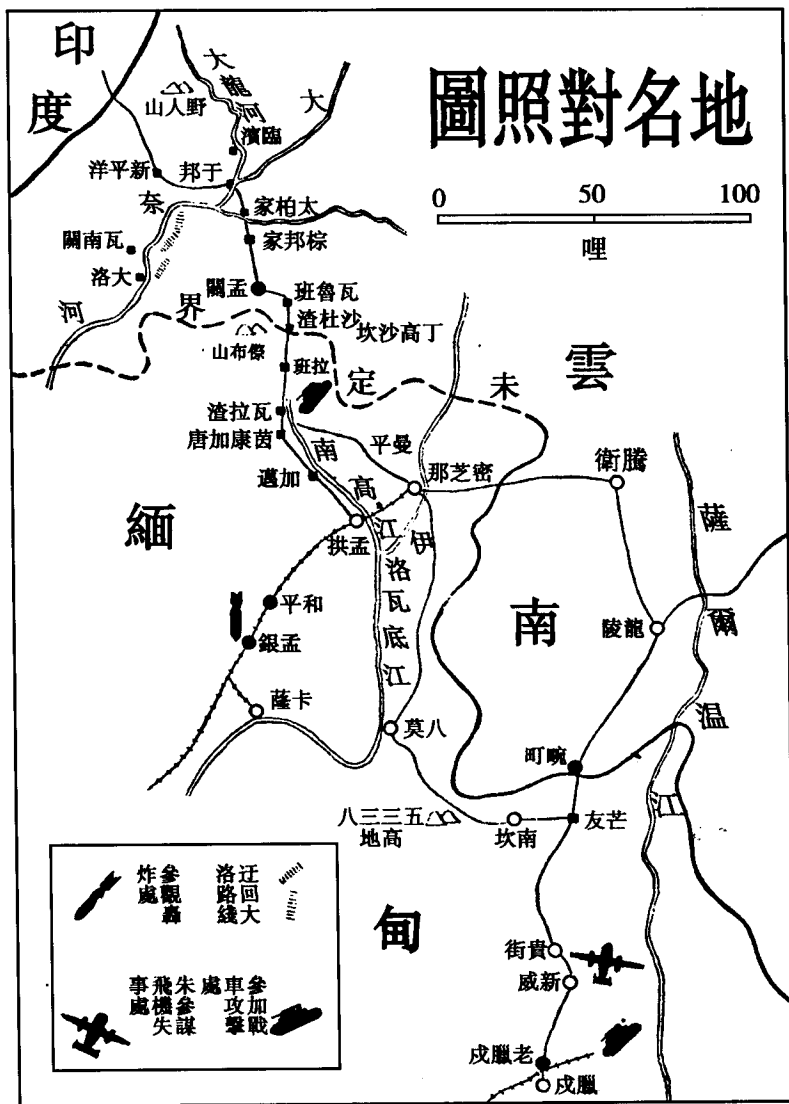


抗战时着军装的黄仁宇（后排最右），与亲友合影





1949 年在日本东京担任  
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副官的黄仁宇



地名對照圖\*

\* 取材自大東書局《地名對照圖》。標注的地名以見于內文者為準。——編者注

# 战地记者黄仁宇\*

林载爵

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印度岌岌可危，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驱中东，控制印度洋。缅甸的沦陷对中国战场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驼峰”航线维持。因此，中、美、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

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的补充、训练大致完成，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时机业已成熟。2月的一天清晨，黄仁宇和一群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过“驼峰”到达印度的蓝伽，设立新一军的总部。此后一年半他就参与了反攻缅甸的行动，并且成为一名前线观察员，当起了战地记者，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十余篇文章，投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公报》及其他报章。1945年3月结集后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

做为战地记者，为了凝聚意志力，他必须强调光明面，这是他日后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自白。但是，即便如此，他说他还是自有定见和癖好，那就是想在文字里注意营以下的行动，而极力避免涉及高级长官，并且尽量以亲自在战斗部队之目睹为限。这十几篇通讯无法有系统地将缅北各战役作一描述，但还是保存了几场战斗的细节，包括两次战车攻击，一次飞机轰炸，一次负伤和几次步、炮兵的战斗。尽管是纪实报导，但读者已经可以深刻感觉到黄仁宇的小说技巧，每篇文章有情节、有鲜活人物、有高潮迭起的戏剧性发展、有作者的感怀与意念。透过这本书，我们一定会有同感：黄仁宇日后深具魅力的历史写作方式原来是其来有自。

“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八月十四日》），这场缅北之战对黄仁宇的人生观显然有一定的影响。晚年回头这段岁月，他说，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尸身横在路边，无人闻问，他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但是，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

---

\* 本文是台湾联经版《缅北之战》（2006年4月）的序言。——编者注



战争带领人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及无比神秘之中，因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引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

这样的情绪及感怀只能借助日后的回忆加以抒发。《拉班追击战》一文中提及，他看到一座桥下歪倒着一个敌人的尸体，头浸在水内，他是一个大尉，旁边的树枝上晾着泡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黄仁宇在战地报导中平实地记录此景，毫无私人情绪。然而，这一幕却让他久久无法忘怀，以至于在《黄河青山》中，他多了这样的感怀：“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接着，黄仁宇又加上了一段神来之笔：“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大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在《密芝那像个罐头》里，他描述云浓雨密下，负伤将士的担架不断扛来。一队美国兵却依旧英雄气概地站着，一动也不动。有些伤兵在呼叫，有些伤兵虽不呼叫，而他们失血的脸却是那么憔悴！战争是残酷的，但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画面！对于这群美国步兵的感怀，他保留了四十多年，在《黄河青山》中才作出表白：“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这些士兵肩荷着卡宾枪，显然在等候出发的命令，全都站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能说什么呢？要我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坚忍不拔，昂然挺立，决心承担战争的重任，忍受恶劣天气的折磨？他们的眼圈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让我别有所感。下雨会让它们想家吗？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目睹这一场景几天之后，就在密芝那，1944年5月26日，在一场战斗中，黄仁宇的右大腿被三八式步枪击中贯穿倒地，所幸没有伤及骨头。“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黄仁宇这么说。

本书在出版六十年后重新问世，正可带领我们进入黄仁宇心路历程的出发点，对于黄仁宇的人生观与历史观当有更多的了解。

# 目 录

战地记者黄仁宇 .....	林载爵	1
更河上游的序战 .....		1
缅北的战斗 .....		4
孟关之捷 .....		8
拉班追击战 .....		16
随车出击记 .....		28
苦雨南高江 .....		33
密芝那像个罐头 .....		37
加迈孟拱战役 .....		58
八月十四日 .....		64
我所知道的八莫攻城战 .....		81
“这种敌人” .....		85
老腊戍和新腊戍 .....		93
“业余新闻记者” (代跋) .....		108

## 更河上游的序战

各位看地图，知道印度沙的亚以南和孙布拉蚌以西有一段地区，上面盖满了重重叠叠的等高线，又点遍了圆叶树的记号，国境线到这里就断绝了。这里是属于中缅未定界的地区，我们称之为野人山。顾名思义，大家都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块蛮荒野地。

这里的树林，绿得发青，又青得带腥。在树林里面，只听得山下急流哗哗作响，枝叶丛里的昆虫鸟兽各发妙音；此外就不知天昏地暗。山洞门口有时伸出一个蛇头，顶上树起红色之冠，当它张开血盆大口长吼一声时，心雄万丈的壮士也不免望而却步。在这样一个马为却行人为涕下的绝域里，我们的“国立”部队，正在以刺刀与手榴弹，写着一首血的史诗。

“国立”部队是去年在缅甸山谷里5月长征的精锐。他们的足迹曾遍涉伊洛瓦底江和更的宛河的南北。一年以来，马更肥，人更壮，兵器愈犀利，斗志愈旺盛。10月28日，他们奉了统帅部的将令，为了保护“东京路”，决定予敌人以无情的打击。

10月29日，他们击破了敌人的抵抗，进入了更的宛河上游诸流汇合的地区；占领了被敌人占领了一年多的新平洋，和大洛西北的战略要点瓦南关。捷讯传来，中外欢颂。

就在这时候，敌人利用后方联络的便利，由加迈以南运到了大量援军以及迫击炮和野炮，使他们在人员与火力两方面都占优势，但是“国立”部队仍以高度的牺牲精神和精练纯熟的技术，发扬着中国军人既坚且韧的特性，与敌人奋战。

10月31日、11月2日、11月初十日，都是短兵相接、前仆后继、血满沟渠、天惊地震的日子。主要的战斗发生于大奈河及大龙河的交汇线，以及以北的于邦和临滨。每至机关枪与迫击炮和奏、山鸣谷应的时

候，我忠勇将士无不视死如归，裹伤犹战。激战至十余日，不仅敌人企图消灭三角地区的我军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将新平洋的外围据点如临滨、沙牢等地让给了我们。检视战场，尸填丘壑，血洒荆棘，敌我的损害均重。但是我军占领了桥头堡阵地多处，在三角地区的脚跟就站稳了。

敌人在右翼既无进展，又打算在左翼占领一两座高地，以便威胁我军侧背，自11日起，由津川直志少佐亲率敌军五百余人，由大洛北犯，猛攻瓦南关以南我军阵地。岂知出马不利，11日敌军一百六十余人轻率北进，我道路伏击队仅以一排兵力前后左右夹攻，大部敌人应声而倒，仅余少数仓皇遁走。从此敌人北望踟蹰，此身正在深渊，前进一步便是死所。而我军则在扫除战场，计算掳获，增强工事，预备敌人再度来犯。

不出所料，12、13、14直至16日，敌人都再三北犯，这是一幕既悲且壮的战斗。我军居高临下，敌人你尽管来，只要你们缴纳死税。几次敌弹命中我阵地，爆音、破片、烟硝与血肉在丛林里面飞舞，可是我们战士无所动乎中。至十六日，仅以敌人遗留在我阵地前的尸体而论，就达百余具，里面经随身文件证实的军官，有荒木中尉与山下大尉。后者经查为敌人在这方面机关枪中队的中队长，即此一点，可见战斗之激烈。在此次战役中，各单位士兵能够勇敢沉着，奋勇抗战，已经高级司令部传令嘉奖。而我赵振华上尉在混乱中仍然精细指挥，奋不顾身，洵属可贵。

16日之后，敌人在右翼方面得到增援，战事的重心又返该翼。22日敌人以山炮及迫击炮向我阵地猛烈射击。入夜敌人由加任方面偷渡成功，使该方面我孤军陷于苦战。但是敌人并没有得到什么。敌人渡河西北犯的部队达五六百左右。临滨之围，达四昼夜。我少数官兵曾忍过炮击，拼过肉搏，修过工事，挨过沉寂，血汗交流，从无休歇，至26日始得解围。而敌人早已损害惨重，既不能攻，又不愿退，徘徊怅望于我军阵地前的死人堆里……

12月之后，天候转凉，白昼更短。我前方战士的挺战却愈加兴奋，而战果也一天比一天丰硕。12月1日临滨之战，我小部队被敌炮集中射

击达六小时，又被数倍之敌三面围击，从午前 11 时战到日暮，我军毙伤敌百余人，检视我军，战死及受伤者不过十数人。于邦我军，从 11 月 23 日独立作战以来，至今近月，被敌包围达十余次，敌人不过围着村前村后洒了一道血的圆圈，青天白日旗下的阵地屹然未动。在这些创造光荣纪录、树立优良传统、发扬民族精神的战斗里，李克己少校和刘景福上尉都 [有] 卓著功勋。

截至目前为止，敌人已经再竭三衰，日来每次潜行退后几百公尺，轻轻掘着紧急造工事。战友的尸骸，鲜明刺目的日章旗和整件的兵器……都听任纵横搁置在这座阴森的原始森林里……

在山冈上，在大树旁，在灌木丛里，在村落边际，“国立”部队的壮士，却重新准备刺刀与手榴弹，准备写完这首血的史诗。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寄自印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公报》

## 缅北的战斗

### 丛林内的阵地攻击

我驻印军在缅北的战斗，经过去年10月与11月的艰苦支撑，终于达到了争取时间掌握主动的目的。最近胡康河谷在风和日暖的条件下又度过了一个新年，我忠勇将士也一鼓作气地在大森林里突进四十英里。俯视战迹，尤其追念临滨、于邦我少数部队困守孤村的精神，令人可泣可歌。战线向南推进以后，士气愈为旺盛。无论在杀伤、掳获以及战术战略的成就上讲，都可以打破纪录，树立新军的优良传统。

临滨、于邦我军之完全解围，开始向敌人转移攻势，始自耶诞前夜。我××部队派遣的扫荡队，经过精细的搜索和严密的部署，毅然向村庄西北敌中村中队冲击。这一场战斗，每一寸的进展都是披荆斩棘和冒险犯难：在一片阴森的原始森林里，上面有敌人以钢板构筑的鸟巢工事，下面有俯拾皆是的触发地雷；部队散开之后，前后不能兼顾。但是我将士顾念战友的艰难及赋予本身任务之重大，仍然在敌人火网之下步步跃进。机关枪永远是那么喋喋不休，迫击炮一声声狂吼，偶然一阵地裂天崩，接着烟飞树倒，我汗流浹背的将士却仍然前仆后继地一贯突进。24日午后，两军相持未决，各单位干部亲持冲锋枪，作为士兵楷模，在队伍之前以火力指挥。入夜之后，依然冲杀未已。耶诞日黎明，各班排相继接近敌阵，手榴弹与掷弹筒发挥威力，战斗更趋激烈。一直战至午前10时，枪声较稀，扫荡队突入敌阵。荒草丛里，到处笼罩着一层烟硝与灰土，纵横僵倒的都是敌人遗弃的尸骸，里面有中队长中村大尉等官长四员。掳获的战利品有重机关枪两挺、步枪二十八支、指挥刀和未用的地雷多件。这次战斗不仅使独立作战的部队出围，而且使我



军掌握着主动权，开始了以后方兴未艾的攻势。

12月28日，扫荡队以新胜的余威攻击于邦主阵地。我炮兵队在这次战役里发生了很大的功效，几乎像挖泥机〔一〕样把敌人阵地翻转过来，又以树杆泥块和灰土替他们造了一所集体的坟墓。除夕之前一日，敌人自视死伤过重，前左右三面既为我军的火口所狂吞，后面又是滔滔不绝的大龙河，顶上还有美机所播散的弹雨，只能以一死相逃避。当我步兵勇士提着冲锋枪挺进的时候，敌人阵地内一声声爆炸，大多数敌人已横尸在工事里，化作胡康河谷之露！现在经扫除的战场，发现敌尸已达一百四十二具，里面包括这方面的指挥官管尾少佐以及大队指挥所的军官六员，夺获重机枪三挺、步枪七十一支、指挥刀三把。盟军军官参观战场后，亦复叹为森林攻守战的杰构。

岁序更新，我军继续渡河攻击。战士们俯视大龙河澄清的河水，洗去了面上的征尘，忘却了两月以来的疲劳；并且庆幸愈前进一步，便愈近国门一步。

河东依旧是仰不见天日的丛林，深林里面又蜷曲着数不清的溪流。敌人从临滨、于邦至此，几次攻防，已经筋疲力尽，精神上更受着无限痛苦的打击。沿途退却，早已士无斗志。1月13日，两岸各据点完全被我肃清，敌人散布于各处的尸体，经我掩埋队收集达四十余具，河中流水、河上沙洲和河岸青草处处都是殷红血迹。

14日和16日，我军占领大堡家和乔家两村落，预期敌人坚强的抵抗也不见踪影。因为我军处处掌握着主动，所以无往而不利。17日我李支队出现于敌人的左侧背孟养河畔，敌人曾抽兵与我〔军〕在两岸血战三昼夜，支队歼敌百余，仍然持续前进。

截至现在为止，大奈河畔的战略要点太柏家已被我军占领一部分；20日夜敌以舢舨向南退却，遭我轻重兵器奇袭，大多数渡河器材都被击中倒翻河中。太柏家是一年以来敌军输送补给的要点。掳获的敌件中也明确地说明敌人准备输送重炮兵至此作战。但是现在形势很显然，这座拉加村的命运将决定于这数日之内。

## 大洛的奇袭

在新三十八师主力部队的攻击将要明朗化的时候，新二十二师六十五团衔着同一重要的任务，去收拾大洛谷地的敌人。这时候大洛的敌人正向拉家苏仰攻不下。团长傅宗良决沿更的宛河左岸直趋大洛的侧背，这是危险、艰难但是爽飒的战术。

部队渡河之后，找不到地图上所有的点线路。土人说：五年以来没有人走过这里。奇袭队就偏要做五年不来的访客！他们以快刀利斧在密密的丛林里开路前进。芦苇、红藤和纵横交错的枝干逐段肃清，但是部队穷一日之力，只能行进两三英里。

万一行进方向错误？过早被敌人发现？遭遇敌人伏击？森林里面入暮迅速，烟云飘渺，虎啸猿啼，处处刻画着野人山上的惆怅。我纵队在无限凄凉的环境下前进。第七日，前卫首先发现猎物，这一周的辛苦摸索总算得了相当代价！

第一批猎物是敌军一小队，正在河曲处构筑工事，我军渗透至敌军的侧背，然后四面合击。这一场战斗，只杀得敌人遁逃无处，战斗不过几小时，敌人无一生还，阵地转趋沉寂。我忠勇将士们检视战场，虽然手足面部都为几日沿路的芦苇、碎石、尖刺割伤，现在他们都溶溶在杀敌的壮快里，不知道尚置身于野人山上！

敌人前哨既被歼灭，部队长欣喜无似，虽然企图已被敌人发现，以后已进至较有利的地形，俯览谷地，不过六七英里。为了戒备敌人的埋伏，纵队还是周密而谨慎地蠕蠕前进。1月17日敌人由大洛派遣一纵队北上，这第二批猎物，包含步兵两中队、重机关枪四挺、迫击炮和山炮各两门。在敌人的梦想，前哨小队总还可以独立作战到若干时候。不料刚至百贼河南岸，就已进入六十五团的天罗地网。我纵队长眼见这么肥硕的猎品一头头进入陷阱，惊喜得要在树叶上掉下眼泪。这次厮杀经我军拾起的敌尸已达一百八十二具。罄其所有的轻重机枪四挺，都依次在“该团战利品清册”上签过到。七五榴弹炮两门虽经敌人推入河中，现

在经我重捞获一门，并且这次战役中我军只伤亡十余人，为前所未闻的纪录。联络官闻讯，不住地跳起大拇指向我军兵叫“顶好，顶顶好！”

现在奇袭纵队已经改奇袭为强袭，正在走下山坡准备突入睽隔经年的大洛村。敌人横线已被截断，我军官兵的自信心极高。回忆当由缅甸退却时我们在这个村庄内接过投粮，又在那处渡口撑过渡船，现在一一都在山下，但是今昔的心情相比，我们是如何胜过前年！

## 缅北战斗

缅北战斗，是国军二次入缅的序战；以后真面目的战斗还要千百倍剧烈于今日。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我们一定能够干得很好。过去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在演讲辞上，发表多少次，只要有飞机大炮，我们可以迅速地打败敌人。今日我们已经拿出事实上的例证，足见以前的论断确切不虚。

我们的指挥官随时专注攻击与主动，我们的士兵相信森林战的能手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敌人，我们的联络交通比敌人方便，我们的补给比敌人完满……凡是从前敌优我劣的地方，都反了一过面。从今以后，可以让敌人细细咀嚼兵器落后的滋味。

但是我们也要感谢盟军官兵，以上各战斗里，他们无役不从。他们飞着“海鲸”和“鲨鱼”，他们不仅协同作战，而且将我受伤将士运返后方，在我军士气上予以莫大的支援。

那些辛勤开路的工兵，那些筹办后方补给的人员，以及各野战医院与后方医院的军医与护士，都不能仅以一声“多谢”道尽我们心上的感意。没有他们的互助，不能开放这朵同盟合作的奇葩。